



雷锋

LeiFeng

雷锋的美好道德情操是全人类的财富

陈抚生 著



雷锋

LeiFeng

陈抚生 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雷锋 / 陈抚生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5500-0317-0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0937号

雷 锋

陈抚生 著

责任编辑	张 越 胡志敏
美术编辑	赵 霞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1.25
版 次	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0317-0
定 价	1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2-3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雷锋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雷门独苗 / 001 |
| 二 | 孤儿新生 / 009 |
| 三 | 阳光男孩 / 020 |
| 四 | 美好青春 / 029 |
| 五 | 志在鞍钢 / 038 |
| 六 | 青年挚友 / 050 |
| 七 | 龙蛇相会 / 061 |
| 八 | 新兵代表 / 068 |
| 九 | 崭露头角 / 076 |
| 十 | 心忧天下 / 089 |
| 十一 | 闪光日记 / 102 |
| 十二 | 明星士兵 / 110 |
| 十三 | 侠骨柔情 / 116 |
| 十四 | 当好班长 / 125 |
| 十五 | 独当一面 / 135 |
| 十六 | 因公牺牲 / 143 |
| 十七 | 轰动效应 / 155 |
| 十八 | 学雷锋日 / 162 |



雷门独苗

1940年12月18日，距湖南省城长沙以西15公里的望城县，隐没在山坳里的小山村简家塘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，乳名庚伢子。

庚伢子嗓音特别响亮，几乎整个简家塘都能听见他“呜哇，呜哇”的大声哭叫。这一年，他的爷爷雷新庭57岁，父亲雷明亮33岁，母亲雷一嫂30岁，哥哥再伢子8岁。一家人难得有这样的坏心情。雷新庭把家里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炖了，请来为雷一嫂接生的六叔奶奶、儿子的好友、后生子彭德茂，庆贺了一番。六叔奶奶说：“恭喜贺喜，你雷家人丁兴旺，再伢子的名字起得好，元满又生了个伢崽！”彭德茂才24岁，是条走南闯北的汉子。他见庚伢子浓眉大眼，便说：“庚伢子！？好啊！属龙的，长大了要走四方啊！”

简家塘这地方，青山绿水，茂林修竹，田园阡陌，风光宜人。但是，那座高大的祠堂，连同全村人赖以吃水、洗衣、灌田的一口池塘，和散落山坡各处的林木、田地，全是地主唐四滚子家的产业，村民大多是他的佃户。在唐四滚子的盘剥下，佃户们穷得叮当响，生活艰难。

雷新庭长年佃种唐四滚子两担多田（约合10亩），“二五”开租（收获稻谷东家、佃户各一半），终年劳碌奔波，一家人住在破草屋里，过着困苦的日子。

乡里穷人历来沿袭了养童养媳的习俗。方法是：生了妹子，早早送到有伢子的人家，免得多吃了娘家的口粮；生了伢子，便讨个细妹子在屋里，从小干活，等于多一个劳动力；到了年龄让她和伢子“圆房”（结婚），可以省一笔开销。雷新庭将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送给彭家、陈家做了童养媳。为独生子雷明亮讨来个细妹子做将来的老婆。细妹子叫张元

满，出生在湘江霞凝港一个穷铁匠家。生下没几天，就被父母送进了长沙育婴堂（类似收养孤儿的机构）。元满乖巧伶俐，深得育婴堂杨奶妈喜欢。杨奶妈也是穷人，她几经交涉，把张元满抱回了家。元满长到6岁，模样俊秀，是个俏妹子。雷家用几担谷子把小元满领去做了童养媳。雷新庭疼爱元满胜似疼爱女儿，雷明亮比元满大三岁，从小跟着父亲种田，是个只知干活不会应酬的老实人，元满到了雷家，算是有福之人。

雷明亮、张元满小两口拜了天地后，乡里人称张元满为雷一嫂。雷一嫂能干、洒脱。种田、交租、打柴、做饭、饲猪、喂鸡……没有她做不来的事。不久，婆婆过世了，雷一嫂开始管家，做得有条有理。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雷一嫂对生活充满信心，怀着改变现状的渴望。她不甘心丈夫在乡间田里埋没一辈子，叫丈夫进城做工，盼望日后有出息。丈夫出门在外，她同公爹一起耕田、育秧、栽禾、耘禾、送粪、割禾、打谷。她成了乡里少有的女种田能手。农闲时她学会了刺湘绣、织蚊帐、裁衣缝纫。邻居家打草鞋卖的，她去看了看，就学会了。她打的加麻草鞋，既结实耐穿，样子又好看。真是床上剪刀，床下镰刀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这一个时期，公爹种田，丈夫做工，雷一嫂操持家务，做针线手工——为人绣花、织布、做衣，偶尔还打些草鞋卖。生活虽然贫寒，但一家人勤快和睦，无病无灾。在简家塘佃户中，还是让人羡慕的。

可是，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，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吗？就在庚伢子出世前，灾祸已经来敲雷家的门了。1938年，日寇进逼湖南。蒋介石命令部下放火焚烧长沙。大火连烧三天三夜，鬼子还没来，却被自己人烧得遍地瓦砾。在城里做工的雷明亮，去湘江码头运货，混乱中被国民党散兵游勇抓去做挑夫，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毒打，内伤成疾。雷一嫂见丈夫遭此磨难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逢人便说：“怪我呀！为么子让他进城去做工？我背时，我命苦……”

庚伢子出世后，虽然给阴霾笼罩的雷家，射进一道霞光，但谁也没

想到，更大的灾难，离雷家越来越近了。庚子子三岁那年的冬天，因天气干旱，田里收成不好，雷家欠了唐四滚子的租债。雷新庭贫病交加。腊月末，唐四滚子上门逼债。见雷家屋内，没有一样抵钱的东西，全是些破烂，一双贼眼停留在雷一嫂脸上，露出一丝淫笑：“不行！当年租不当年还，明年你们就别种我的田了。我要把田收回！”雷新庭虽然病得不轻，但唐四滚子刚才那不怀好意的一瞥，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担心唐四滚子使出什么坏主意，着急上火，病情加重，在别人家噼噼啪啪过年的鞭炮声中，含着忧愤离开了人世，终年不过60岁。

日本鬼子一路烧杀淫掠，直奔简家塘而来。雷明亮和村民一起，带妻儿老小躲进山坳。三天三夜，水米未进，大人小孩饿得前腔贴后腔。雷明亮看着心疼，到了晚上，潜回简家塘去挑藏在地窖里的谷。当他捋满两箩筐稻谷，上面用禾草、芭茅掩饰好，挑起担子，急急往山里赶时，从树影里突然跳出两个饿狼般的日本兵，穷凶极恶地夺过扁担，抢去稻谷，枪托像雨点般砸在他身上……可怜的雷明亮，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，伤病交加，奄奄一息。彭德茂领着几个后生子，把他从山里抬回家。新伤旧疾，雷明亮晓得自己病入膏肓，不要说无钱医治，就是有钱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也找不到求医的地方！他不想死，可不讲理的阎王爷还是把这个38岁的汉子收走了！

雷家孤儿寡母把雷明亮埋在雷新庭坟边。雷一嫂的眼泪已经哭干，逝者已逝，活人总得活下去。

丈夫刚死，怀在雷一嫂肚子里的遗腹子——三伢子，就出世了。雷家破茅屋，再次响起婴儿的哭叫。又是个伢崽！雷一嫂疲惫地抬起头：“唉！”真不知是喜，还是悲？往后，一切都要靠自己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担了。

这时的雷家，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。破烂茅屋东倒西歪，除了两张破床、一只破柜，一无所有。但雷一嫂有一双巧手啊！

雷一嫂背着三伢子，带着两个幼子干农活：砍柴、割草、插秧、挑水、喂鸡、割禾……再难也要活下去！懂事的再伢子主动要求：“妈妈，让我出去找点事做吧！我都12岁了。两个弟弟小，我是长子啊！”12岁，正在家撒娇、受父母宠爱的时候，但是，再伢子有这个条件吗？没有！

听了再伢子的话，看着他瘦小的身子，雷一嫂不禁一阵心酸：天越来越冷，灶头一点火星也没有，与其在家挨饿受冻，不如让伢子出外谋条生路，挣口饭吃。弄得好，兴许还能攒几文钱帮衬一下家里。于是，雷一嫂想方设法，托亲靠友，把再伢子送到300里外的津市，到一个远房亲戚开办的新盛机器厂当童工。

在苦难的煎熬中，哥哥一直是庚伢子形影不离的伙伴。5年来，饿了，哥哥领他上山摘果；渴了，哥哥为他掬起山泉水；闷了，哥哥陪他一块儿玩。哥哥走了，连这仅有的一点快乐和喜悦也消失了。哥哥不在家，但他从哥哥身上学会了懂事，学会了为母亲分忧。

大约过了三四个月，再伢子意想不到地回来了。

他一只手和胳膊用破布条子包扎着，满身满脸邋里邋遢，头发很长，打双赤脚，骨瘦如柴，眼神呆滞，像个木头人。见到母亲和弟弟，脸上才闪出一丝苦笑，眼泪也随之扑簌簌地流下来。外出做工不到半年的孩子，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母亲心疼，弟弟也心疼。庚伢子扶着哥哥受伤的手进了屋，顿时，母子四人哭成一团……

原来，津市新盛机械厂的设备，多半是老掉牙的冲床，破烂不堪，连接电动机的皮带盘也没有加防护罩。老板只顾赚钱，不管工人死活。童工干的却是大人的活，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。这对年仅12岁，身体瘦弱的再伢子来说，实在是太残酷了！再伢子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冒金星，为了挣口饭吃，也为了苦命的母亲和弟弟，他咬紧牙关硬挺着，不久就患了病，整日咳嗽，不思茶饭，身子一天天瘦下去，瘦成了皮包骨。老板还经常逼着童工加班。再伢子常常是干了夜班上白班，连轴转，累得昏天黑

地打呵欠，精神恍惚，只想睡觉。一天早晨，上了夜班的再伢子，到上午11点钟还不让下班，他实在支持不住，打个趔趄，撞在皮带盘上，手臂被皮带盘卷了进去！顿时，鲜血直流……再伢子一声惨叫，昏倒在地。老板却说是他自己上班睡觉，不小心伤了手，一脚踢开，把他辞退了。临走，还说什么“看在亲戚的分上，机器就不找你赔了”。可怜，再伢子拖着伤病交加的身体，沿街乞讨，风餐露宿，走了6天，才到家。

庚伢子帮母亲把哥哥包扎伤口的破布打开：胳膊肘已经溃烂，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庚伢子的眼泪滴在哥哥的伤口上，母亲泪如雨下，心如刀绞。

这时，一家四口，只靠母亲给人家缝补浆洗，上门乞讨过日子，哪里还有钱给再伢子医伤治病啊！除了讨些偏方草药，求神拜佛外，母亲再也拿不出别的办法来救自己的长子。

1946年秋，累、伤、残、病，加上吃不饱，没有起码的医疗救护，花季少年再伢子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！他死不瞑目，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屋顶，一动不动。

暮色中的荒山坡。雷新庭、雷明亮两座坟茔旁，增加了一个小小的土堆，上面挂着刚插上的招魂幡。那是再伢子的墓地。

真是祸不单行。刚刚掩埋了哥哥的尸体，不满两岁的小弟弟病饿交加，也死在了母亲的怀里，情景更为悲惨。

荒山坡上，垒起一座更小的土堆。那是三伢子的坟茔。

这一连串的灾难，对雷家孤儿寡母的打击，实在是太大了！雷一嫂的神经近于麻木，庚伢子突然之间长大了，他不哭不闹，默默地跟在母亲身边。当雷一嫂看着庚伢子时，才没绝望下去。她重新振作起来，咽下亲人相继亡故的悲痛，横下一条心，不管多艰难，也要把庚伢子抚养成人，不能让雷家断了香火。

妇孺老小面对灾难的无助，给年幼的庚伢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他暗暗在心里发誓：自己长大了，一定要帮助像母亲这样弱小的妇孺老幼。

万般无奈，雷一嫂夜里偷偷缝了只布袋子，叫庚伢子把烧火棍找出来，第二天还没天亮，母子俩就悄悄出了村，到外面讨饭去了。生性刚毅的雷一嫂，很爱面子，就是穷死，也不肯在本乡本土抛头露面讨饭吃！

这种情况下，六叔奶奶、彭德茂和乡亲们尽量帮衬这母子俩。但他们都是穷人，再怎么帮衬，也是很有限的。

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个“好消息”传来：唐四滚子家的小姐要出嫁，特地派人来找手艺精巧的雷一嫂，要请雷一嫂帮她缝几件新嫁衣。说是做得好，不会亏待的。雷一嫂迫于生计，只得去做。谁知道，这是觊觎雷一嫂美色多年的唐四滚子设下的圈套。当雷一嫂干活时，唐四滚子常常有事没事地在旁边窥视、搭讪。雷一嫂自然是不敢抬头，也不理他。可他是东家，借口嫁期将近，逼着雷一嫂加夜班。一天深夜，闲杂人等都走了，只剩雷一嫂一人在偌大的厅堂做针线。唐四滚子乘机跑来，吹熄了灯。雷一嫂再怎么刚烈，也敌不过身强力壮的衣冠禽兽……

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，雷一嫂强忍悲愤回到家，领着庚伢子来到简家塘荒山坡上，找到雷家的4座坟茔，趴在雷明亮坟前大哭：“明亮啊！我对不起你啊！我真傻，真的！我被那个天杀的畜生害得好苦啊！”懂事的庚伢子捏紧拳头：“妈妈，不要哭！谁害了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去给你报仇！”儿子的话，给了雷一嫂一丝安慰：“庚伢子，你太小，你要好好长大。”

这一天是1947年9月29日，农历中秋之夜。一轮圆月挂在空中，山谷里洒着清冷的月光。雷家破草屋内，雷一嫂用发直的眼光看着自己年幼无知的儿子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看你的小手小脸弄得这么脏。来，妈妈给你洗一洗。”她打来一盆清水，坐在竹凳上，把儿子的手和脸洗得干干净净，又为儿子披上一件衣服。庚伢子以为母亲要带他去看戏了，没想到，母亲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，眼泪簌簌地落在他脸上身上：“孩子，你还这么小，要是再没有了妈妈，可怎么活呀！”庚伢子疑惑地仰起头，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，伸出小手给她抹眼泪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哭。我不离开你，



永远也不离开你！”“好孩子！”母亲紧紧握住庚伢子的小手，突然问：“孩子，你可还记得你的亲人是怎么死的吗？”“亲人是怎么死的……”雷一嫂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爷爷在年关时，是被唐四滚子家逼租，逼死的；你爸爸先被国民党兵打伤，后又遭日本鬼子毒打；你哥哥做工负伤，他们都是因为没钱治伤医病，活活被折磨死的；你小弟弟连病带饿，就死在妈妈的怀里。”庚伢子回答：“妈妈，我记得！”“记得就好！你还要记得，你妈妈也被逼得没有活路了！”“妈妈，我记得。”雷一嫂热泪盈眶地亲着庚伢子：“记得就好。我的好儿子！”

原来，极爱面子的雷一嫂，这位善良秀丽的农村妇女，几经思想斗争，仍然走不出自己的心理误区：她受了唐四滚子的污辱，认为是自己的最大过错，无颜活在世上，已下定必死的决心。中秋之夜，她决定就在当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月过中天，雷一嫂找个借口，把庚伢子托付给雷家隔壁邻居六叔奶奶，自己独自回了屋，把门拴死，将一根麻绳搭在了漆黑的房梁上，义无反顾地把头伸进绳结里，在心里默默念叨着：“明亮，我来了！”狠劲踢开了脚下的凳子。

荒山坡上，增加了第5座坟茔。母亲悬梁自尽的这一年，只有37岁。庚伢子7岁，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。

好心的六叔奶奶收养了庚伢子。可她自己家也很穷，租种地主几亩田，每到秋后交了租谷，剩下几箩筐瘪壳谷，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庚伢子早已懂得了人生的艰辛，他怕给六叔奶奶家添负担，经常到外乡去讨吃的。有时回不了家，就露宿在外。这种饥寒交迫、日晒雨淋的日子，使他背脊上生了个“背花疮”。一天，快到中午了，一粒饭也没讨到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碰见讨饭娃石天柱，两人打伙，到刘家祠堂去讨饭。被人追打，两人撒腿就跑。混乱中，和石天柱跑散了。

庚伢子慌慌张张跑进一片杉树林。杉刺扎破了他的手脚，小褂扯成了布

条条。背上疮血淋漓，疼得钻心。庚伢子回手一摸，满手脓血，知道是杉刺扎破了疮口。他连忙把小褂脱下，叠一叠放在地上，对准疮口躺在上面，轻轻用小褂擦背上的脓血。天忽然落下一阵雨，庚伢子急忙爬起来，把小褂顶在头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树林，上了公路。彭德茂拉着空黄包车走来，看见前面的小叫花子，喊一声：“庚伢子！”庚伢子回头一看，见是彭大叔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，滚了一地。彭德茂放下车，一把抱起庚伢子。这个可怜的孩子，扑在彭大叔怀里放声大哭。彭德茂是个刚强的汉子，此时也不禁掉了泪。他把庚伢子送回六叔奶奶家，用今天拉黄包车挣下的几个铜板，返身到长沙城里去买药。

彭德茂买药回来，说：“六叔奶奶，这药粉专治背花疮。洒上几次就会好的。”又安慰庚伢子：“咱们穷苦人有盼头了。听说北方好多地方都解放了。”六叔奶奶和庚伢子还不懂什么叫“解放”，彭德茂解释给这一老一小听：“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，很快会打到湖南来。我们穷苦人翻身的日子不远了。不过，这些话眼下还不能随便说出去，懂吗？”这么一说，庚伢子懂了。六叔奶奶泪花闪闪：“苦命的孩子，你们雷家单单留下你这根苗，兴许会赶上好光景。”有了彭德茂大叔的药，在六叔奶奶精心看护下，庚伢子的背花疮渐渐愈合了，一块拳头大小的疤痕却永远留在了他身上。



孤儿新生

彭德茂现在是地下共产党员。他常来看望庚伢子。一天傍晚，他又悄悄来了，压低嗓门说：“解放军已打过长江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命令向全国大进军，快到湖南了。湘江两岸的人民为了迎接解放，也行动起来了。今晚，我们就要去滢湾镇贴标语。”庚伢子绽出笑容，他兴奋起来：“好啊！我到滢湾镇讨过饭，我对那里熟，我去贴！”彭德茂没想到庚伢子会这样说，很高兴：“你去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等周满叔他们来，我们一起商量一下。”他取出一卷红红绿绿的标语，展开一张，上面有5个大字。庚伢子问：“大叔，这上面写的是什​​么呀？”“欢迎解放军！”庚伢子似懂非懂：“欢、迎、解、放、军！”周满领着石天柱进来。庚伢子和石天柱欣喜地抱在一起。彭德茂见人都到齐了，很严肃地环视一下：“同志们，解放军就要来了……”说着，就布置任务。

当晚，月色朦胧，彭德茂和周满挑着箩筐，来到江边滢湾镇的一株大树旁停下，把扁担横在箩筐上，若无其事地歇脚。一队国民党兵巡逻走过，也没注意这两个挑夫。庚伢子、石天柱结伴而来，庚伢子举着打狗棍，石天柱拎着瓦罐，是两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。一转身，两人便在墙壁上，贴了一条“迎接长沙解放”；电线杆上，贴了“毛主席万岁”；关了门的店铺门口，是一张“共产党万岁”。行人较多的码头渡口，最后一条渡船过了江。几个国民党兵没赶上，对着江里骂骂咧咧。庚伢子、石天柱看在眼里，悄悄在他们身后的栏杆上贴了两张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“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标语。国民党兵回转身，发现标语，大惊失色。彭德茂和庚伢子他们早已走远了。

完成任务后，晨星已落，天色将明。简家塘的山坡映在东方的曙光

里。庚伢子说：“彭大叔，天快亮了！”

彭德茂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回，是真的天亮了！”

一点也不错。1949年7月下旬，解放军兵临长沙城下。8月4日，国民党在湖南的军政要员程潜、陈明仁率部通电起义，湖南和平解放。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，人民群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。庚伢子在欢迎的人群中，高兴得又喊又跳。

简家塘到处是解放军。战士们放下背包，就给群众扫地、挑水，亲如家人。连部就驻在庚伢子的破草房里。庚伢子小小的心眼，怀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他东跑西颠，成了部队的跟屁虫，一会儿工夫，就和小通信员混熟了，还好摆弄人家的枪。通信员不让庚伢子动枪：“呃，这枪可不敢乱动。”庚伢子只好讪讪地住了手：“你是怎么当的兵？”“志愿当的呗！”庚伢子鼓足勇气，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：“我也志愿行不行？”

“你？”通信员笑了，“你可不行。”通信员把枪戳在地上，立直了，拉过庚伢子来比量。庚伢子挺胸昂头，使劲伸脖子，还是没枪高，又踮起脚跟。通信员哈哈大笑，按一按他的头顶：“你踮起脚才将将巴巴跟枪一般高，太小了，要当兵得过几年长大了再说。”庚伢子一副哭相：“大哥，求求你了，替我给连长说说吧！”“没用，肯定要碰钉子的。”庚伢子赖上他了：“碰碰看嘛！”其实通信员比庚伢子大不了几岁，自己当兵也是这样死缠硬磨才穿上了军装，只好答应他：“好吧！真拿你这个牛皮糖没办法！”连长来了，通信员“叭”地来个立正：“报告连长，这小家伙想当兵。”连长一眼就认出了庚伢子：“你是庚伢子？你的情况，乡亲们已经向我反映了，是个苦孩子。我也是苦孩子出身，很同情你。不过，你才9岁，想当兵，实在是太小了。现在我也没法跟你细说，部队马上要行动——”

窗外传来嘹亮的军号声。随着一声声“立正”“稍息”“向右看齐”“向前看”……的口令声，百多号人的队伍，刹那间，整齐地排列在村

口。连长立刻进入指挥位置，命令连队出发，急行军，随即在路边向乡亲们告别。庚伢子还是不死心：“连长叔叔，带上我一道走吧！”话没说完，喉咙哽塞，泪珠夺眶而出。好一个身经百战的英雄连长！他弯下高高的身躯，为庚伢子抹去泪水，和蔼地说：“大军南下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还要打仗，真的不能带你这个还没有枪高的庚伢子。”见庚伢子还在流泪，连长也急了，一跺脚，“你哭什么！动不动就哭鼻子，还想当兵呢！你是个男人吗？男儿流血不流泪，不许哭！”连长这一招，还真灵，庚伢子止住了哭。连长笑了：“呃，这才是好孩子！记着，今后，不管遇上什么事，不要哭！”其实，连长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孩子。他知道，自己和战友们浴血奋战，就是为了千千万万像庚伢子这样的孩子过上好日子，湖南已经解放了，庚伢子正好赶上好时代，应该劝他好好读书。连长想到这里，下意识地低下头，瞥见自己胸前口袋里插着的钢笔，便立即取下，递给庚伢子：“现在解放了，眼下你的任务是读书。这一支钢笔，是上级给我的奖品。你拿着它好好学习，学好了本领，长大才能建设祖国，保卫祖国。”庚伢子接过钢笔，像捧住亲人的一颗心。这位连长给庚伢子留下一支钢笔，留下了一股心劲，留下了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，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。

1950年，乡农会为穷孩子办了所龙回塘小学。农会主席彭德茂保送庚伢子进了校。在学校里，庚伢子用上了大名——雷正兴。过了一年，这所学校办不下去——黄摊了。当上了安庆乡政府乡长的彭德茂，又保送雷正兴到离家较远的向家冲小学念书。读了不到两年，这所乡办小学也黄摊了，附近再没有学校可上。这时，六叔奶奶已经去世，雷正兴寄居在堂叔家。失学了，只能帮着堂叔看牛、砍柴、做农活。不久，听说长沙城郊有所清水塘小学，雷正兴求学心切，拿着自己在前一所小学的成绩报告单，跑了十多里山路，去央求人家插班上学，经考试终被录取。堂叔堂婶却不赞成，说是路太远跑不起，家里也供不起。不管叔婶怎么反对，也不管每

天来回要跑三十几里山路，雷正兴打着赤脚，风里雨里，春夏秋冬，坚持在清水塘小学又读了一年多，成了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。1955年，在彭乡长帮助下，雷正兴转学到荷叶坝完小（即现在的“雷锋学校”）。1956年7月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高小毕业（即小学毕业）了。

荷叶坝完小，是一所祠堂改建的学校。雷正兴是学校的第一个少先队员，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旗手。唱的队歌是由郭沫若作词、马思聪作曲的第一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：

我们新中国的儿童，我们新少年的先锋，团结起来，继承我们的父兄，不怕艰难，不怕担子重！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！跟着毛泽东！

他的总辅导员夏柳是个20岁的青年教师，经常为他们举行队会。散会时，辅导员举起右手：“准备着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！”队员们“刷”的一声行队礼：“时刻准备着！”

接着，“哗”就解散了。雷正兴很喜欢这样的仪式，也常和小伙伴嬉戏。

讨饭娃石天柱、谢迪安是他的同学。他们常做的游戏是围着雷正兴拍手唱顺口溜：“小小雷正兴，家里贫又穷。赶路几十里，早到第一名。学习他最好，活动他最行。大家学习他，争做好学生。”

雷正兴很喜欢看书，常找夏老师借书。连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也读得懂。对伏契克在敌人牢房里受尽折磨，还是那么坚强，十分敬佩！这种感想，似乎超出了一个小学生的思想范畴。夏柳很了解他的处境：“是啊！听说你读这本书，也读得很艰难，是吗？”雷正兴低下头，不做声。夏柳关切地抚住他的肩：“雷正兴，别难过。我晓得你回家就要帮堂叔堂婶做事。放学再晚，也要上山砍一担柴草回家，否则，连晚饭也有得吃。夜里

点灯受限制，看书只能抽劳动间隙……”雷正兴眼神坚毅：“夏老师，再难，我也会挤出看书的时间。”夏柳点点头：“听说你考了望城一中，考得怎么样？”“考得没问题。可是——”“家里有难处，是吗？”雷正兴很坦然：“是的，夏老师。你是晓得的，望城一中离家50里，只能住校，不能走读，一个学期的住校食宿费要不少钱。我是个孤儿，家里都是穷亲戚。两位堂叔祖父，六位堂叔堂婶，还有姑父姑母，舅父舅母，家家穷得揭不开锅，下不了米，连自家孩子都上不了学，谁有能力供我上学，谁又愿意供我上学？”夏柳也很体谅雷正兴的穷亲戚：“我晓得。连上个小学，都要藏起你的书包。不过，你也不要责怪，一个穷字，把他们都难住了……”雷正兴懂事地摇摇头：“我不责怪他们。不过，望城一中是去不成了！”

听一听雷正兴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有意无意，完全是对他人人生道路的总规划。荷叶坝完小1956届的毕业典礼，就在祠堂的大殿里举行。个子矮小的雷正兴，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，身穿白衬衫，胸前插着钢笔，站在讲台上，代表全体毕业生，精神抖擞地讲话：“亲爱的老师、同学们：我们小学毕业了。毕业以后，很多同学准备升入中学学习。我呢，决定留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，当一个新式农民。我决心做个好农民，争取驾驶拖拉机，耕耘祖国大地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将来，如果祖国需要，我就去做个好工人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出把力；如果祖国需要，我就参军做个好战士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。同学们，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竞赛吧！老师们，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吧！”

彭德茂乡长也知道雷正兴一心想上中学，有心想帮一把，无奈自身也无力。但是招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乡政府当个通信员，他还是办得到的。雷正兴听到消息，一刻也没有耽搁，马上跑去找他的彭大叔。彭德茂一看：

“唔，人倒是蛮机灵的，就是不长个子。不上中学也好，就在农村锻炼成长